

# 万只天鹅

张楚

地公园的天鹅。

那景观,对我这样词语匮乏的人来说,只能用震撼二字来形容了吧?见过天鹅,一般是在公园里,七八只,黑白兼有,优雅地游弋在水塘或湖泊里。那天抵达湿地公园时,天有些阴沉,轻薄的雾气弥漫,远远地,我只望到密密麻麻蠕动着白色斑点,近了些,才看清是一只只天鹅!那些天鹅,有的成群结队在湿地上散步,有的结伴在河水中觅食,还有的独自舒展翅膀,擦着水面或芦苇缓慢地飞翔。

那是怎样的一种场景呢?在城市边缘,一条不算宽阔的河流将依稀可见的高楼大厦隔在一侧,而水的这边,在树木和芦苇的点缀下,体态优雅、神色自若的成千上万只天鹅在悠闲地过冬。让我意外的是,这些天鹅全是白天鹅,没有一只黑天鹅。在众人的欢呼声中,天空中的小雪一片一片落下,由疏而密,由小及大,漫天雪色中,天鹅们拍打着翅膀欢歌,而本来眼神不济的我,已分不清是天鹅在雪中舞蹈,还是雪花在鹅群中飘散了。我当时最真实的想法,是想这一刻永远停驻下来,连同这初冬的喜悦和快慰,连同

这身边的友人和陌生人。

而此处为何有这么多天鹅?问了问当地的朋友,才知道,1988年12月,人们第一次发现白天鹅在三门峡越冬,当时仅有50多只。为何这些远在西伯利亚生活的天鹅,飞越千山万水,在凛冽寒冬来临前迁徙来到三门峡黄河沿岸的湿地?没有人知道。

鸟类总是以它们的直觉寻找属于自己的天堂。而当地政府极为重视,出台了一系列保护政策,加大对白天鹅和野生动物的保护,民间也自发成立了保护白天鹅志愿者协会,并把11月22日定为白天鹅保护日。那么,来这里过冬的西伯利亚天鹅,到底有多少只?有人专门统计过,2019年,来三门峡越冬的白天鹅已突破8600只。

看着这些在芭蕾舞剧和油画中经常出现的白色精灵,我心底期望着,来年冬天,能再次与它们相会。



张楚

天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,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。在《人民文学》《收获》《十月》等杂志发表作品,出版小说集《七根孔雀羽毛》《夜是怎样黑下来的》《中年妇女恋爱史》等。曾获鲁迅文学奖、郁达夫小说奖等。

三门峡对我来说,如此遥远。地理知识匮乏的我,只知道三门峡水电站。所以说,一只井底之蛙对陌生之地的想象,总是充满了狭隘的主观性,认为天空也不过是井口那么大。

到了三门峡,才知道仰韶文化、道家文化和虢国文化都发源于三门峡,同时还是黄帝的铸鼎地、老子《道德经》的著经地、佛教禅宗始祖菩提达摩的圆寂地。到了三门峡,才知道这里盛产灵宝大枣、仰韶酒、浉池仰韶杏、牛心柿饼

而最让我难忘的,却是三门峡湿

# 短发

周华青

突然就去剪了短发,只是因为闲聊时与友人说起好像陈法蓉的短发很不错,然后一刻也没有犹豫就去了理发店。手起剪落,便只剩了一地碎发。长发及腰,或许是这十几年来大多数人对我最深刻的印象。

早年想留长发,是因为对童年从来没有留过长发而带来的渴望。那时候家里孩子多,条件也不好,母亲需要劳作,没有太多时间打理我们的头发,加上长发容易长虱子,所以我和姐姐都是清一色的露耳短发,图个省心。看到玩伴们留着长发,扎的两条羊角辫上还绑着红绸缎扎成的蝴蝶结,心里是无比羡慕的。偶尔母亲忙,没顾得上给我们剪去的短发悄悄长到了肩膀。姐姐很是手巧,常常会给我编个蜈蚣辫。爱美的姐妹俩还会偷一段母亲的大红毛线在辫子尾端扎上一个

小小的蝴蝶结,小是小了点,却足以让我乐滋滋美上好几天。不知道是因为蝴蝶结,还是因为可以编辫子的头发。

初中毕业到金华上学后,母亲离得远,留长发也成了自由的事,不知不觉便到了腰际。中专时正流行离子烫,没有足够钱做离子烫的同学们也喜欢洗完头后,花2块钱用夹板把头发夹得笔直笔直,风一吹,很是飘逸。

我的生活费应付日常伙食已捉襟见肘,不足以让我奢侈到可以去理发店做离子烫或夹板。幸亏我的发质很好,洗完自然干就是一头又黑又长又直的头。那时风靡的《流星花园》里,杉菜也是这样的长发,我想那时我也应该是遭人羡慕的吧。可惜卫校女多男少,我157cm的身高愣是长了62公斤的肥膘,就算有一头杉菜一样让人羡慕的长发,也没能吸引到一个男

生,通常只有暗恋和发花痴的份,以至于我现在常常遗憾四年的中专生活没能谈一场恋爱。

后来留长发,其实是因为懒。剪过短发的人都知道,短发看似省心,但很多发型几乎要每天打理吹造型,最多个把月还得修剪一番。我就最怕麻烦,洗头也喜欢自己在家十几分钟搞定,不像去理发店,没一两个小时不出来。长发自是成了我最好的选择,不用打理,任其生长,不知不觉也便及了腰。

这十多年,基本是以长发及腰示人。一夜之间又变成了母亲曾给我剪过的露耳短发,旁人的震惊和不舍似乎更大于我本人。无数次被追问缘由,我说只因我的性格喜欢想做就做,就像想吃的东西半夜也要吃到一样。仅此而已。

短发,挺好。

# 移动“理发店”

宋扬

见所未见,闻所未闻。

这都可以?我发出疑问。干净得很!你看,一根头发渣都没有。他嘿嘿笑笑,只不过,水不方便,没法洗头,其他都一样!他说的一样,指的是与理发店一样。我的前面,还排着三个等待理发的人,都坐在小师傅准备的小马扎上。我问小师傅今晚理了多少个头,他笑笑:一二十个还是有嘛!语气不无得意。

一个头10元钱,啥发型都这价,在我们这个县,理个男头已经涨到30元钱起步。只要你愿意,拉花都可以!小师傅对自己的手艺颇为自信。小师傅说,他白天在县城双桂小区那里摆摊。我打趣他:你这几乎是零成本啊!一不要房租,二不交水电费!他反问我:不要钱?这些剪

刀、推子磨损快得很喔!他解释说,没有洗头就剪,每个工人的头发上多多少少都有水泥、砂浆,很亏家伙(工具)的。从小师傅口中得知,他是本省周边更远一些的人,他们那里正在搞大开发。他说:以后,说不定我们那里比这边还好,我就不来这儿干理发的活了

理发这事儿,有人更洒脱。一天,我在工地旁的小茶铺喝茶,听隔桌两个等朋友的小伙子闲聊。他们是项目部的人,一个笑话另一个的发型,被笑话的那人摸摸后脑勺,有些尴尬,说自己用推子推的。只见他的后脑勺的确深一槽浅一槽的,像被破收割机收割得不太彻底的麦地。末了,他还说,早知道这么难看,真不如找那个小师傅花10块钱啊!

# 在瑞安

(外二首)  
吕焯

习惯于风调雨顺的浙中  
想象一场大风  
如同翻读南宋狭小而尖锐的词牌  
南迁的烈马,开始抵御阴湿的潮冷  
多少复国的情怀,  
在雨后的泥土里长出果实  
去瑞安听风,  
缘于八百多年前的一次宴请  
席间有来自丽州的陈同甫,  
也有大儒陈傅良,进士叶适,高朋满座  
除了喝酒,同甫还作了诗  
功利之说在这里有了温暖的花园  
穷困叮当响的陈亮,带回致富的谜团  
那些有名有姓的宅院  
我宁愿相信它是阁楼里的星星  
癸卯年因诗人林新荣的相邀  
我终于有了瑞安之行,瑞安的风  
从高速路口下行,  
路边飞扬的榕树提前警示  
风行的内容跟盆地有很大的不同  
当晚,饭后我们急急出了酒店大厅  
寻找风的召唤  
围着水巷和灯火,开始快步进入瑞安

# 玉海楼的屋脊是圆的

孙诒让的名气盖过这长长的古街  
长长的枯灯染黄了街道的古色  
祖孙三代的励精图志  
像一剂清醒药,在午后闷热的阳光下  
我们做不了孙先生的书童  
我们的行走跳不出井底  
在瑞安城池中心的位置,  
藏书楼是奢侈的  
方正的瑞气彰显读书人的儒雅  
有四处的风从远处赶来  
站在玉海楼的二楼,  
四周的高墙挡住了视线  
挡不住的是玉海楼的屋脊  
是一个向上的圆

# 水心村 访叶适未遇

叶适的笔墨流传甚广,  
陈亮点名让他写墓志铭  
这是人生最后的陈述,留与后人读  
陈亮的傲骨,有如大海吹来的风  
海上的礁石杜绝顺滑的海草  
水在南宋时就有心,形而上  
叶适还没有叫水心先生前,  
布衣陈亮就开始向名相举荐  
叶适的仕途比较顺利,  
他的目标从基层的实务开始  
功与德,功与利,践行是硬道理  
永嘉学派从海里来,海风吹刺的真理  
务实是一块硬礁石,纵横的风浪  
最后都放弃了咆哮  
800年不是无法忽视的轻与重  
我们自驾四轮的汽车,从永康取道瑞安  
叶氏的后人已把祖上的先人  
整理成书本的模样  
两袖的清风似静默的群山  
晒谷场的农人微笑着,先生留下的古籍  
只有这薄薄的一册